



倾听流水的声音

□王剑波

从都江堰回来已经很久了，但那片水声总还时不时回响在我的耳际。

那天我们从山坡上下来，汽车朝着都江堰的方向驶去。岷江在车的右边流淌，随着道路的回环曲折和江岸边树木草丛的高低起伏，江水如一道舞动着的青碧绸带，在我的视野里时隐时现。路旁的广告一闪而过，那句“一道都江堰，醉唱两千年”，道出了都江堰的悠久，也使我的心充满向往。由于道路施工，都江堰的大门已经遥遥在望，但却被禁行的标志所阻拦，车子只得绕道而行，那道江水近了又远，远了又近，甚是诱人。

终于，我站到了“安澜桥”上。抬眼望去，只见岷江水浩荡而来，就像一支由山野莽汉纠集而成的军队，冲峡破隘，一路所向披靡、毫无顾忌；到了这里，这支队伍在两岸青山的护卫下，被重新集结整训，领受新的使命，然后兵分两队，各奔前路。眺望远处，江水似乎是白色的，在阳光下闪烁着银色的光芒；缓缓回望，江水又变成了淡绿色，就像春天泛青的田野，满眼纯净。

我走过晃晃悠悠的安澜索桥，盘桓在这片山环水绕的土地上。远处，一个举着小旗的导游在向游客介绍都江堰工程，便携式扩音设备发出的声音隐约可闻。而此刻的我竟然有些恍惚，思绪飞到了两千多年前的蜀地。我仿佛看到知天文、识地理的新任蜀郡守李冰站在岷江岸边，神情严峻地望着率性随意、反复无常的江水。出现在他眼前的岷江，在地势陡峻的万山丛中一路蛇形，此时正从峡谷之中迅猛冲出，进入平原时流速却突

然减慢，夹带的大量泥沙和岩石随即沉积下来，淤塞了河道。天开始下雨，雨势滂沱，岷江骤涨，洪水肆无忌惮地向两岸泛滥，村庄、农田即刻沦为泽国；而转眼之间，又是烈日曝晒，流断水涸，赤地千里，饿殍遍野。李冰在江边徘徊，久久凝思；慢慢地，他转过身来，环视着苍翠的玉垒山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也似乎下定了决心，眉头渐渐舒展，神情也变得开朗而坚定。此后十八年，李冰父子率领百姓，披霜踏雪，风餐露宿，在前人治理的基础上，建成了都江堰水利工程。从此以后，岷江一改野性，用它童贞般清澈、乳汁般甘甜的水流，灌溉着幅员广袤的巴蜀大地，滋养着稻谷飘香的天府之国。

一个旅游团队走了过来，嘈杂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到眼前。我看着石碑上的介绍，“分水鱼嘴”“飞沙堰”“宝瓶口”，这一个个形象化的名字，组成了都江堰的核心工程。这个核心工程建在海拔七百米的岷江弯道上，和海拔四百米的成都平原形成了便于自流灌溉的坡度。岷江水在这里被形似鱼嘴的分水堰一分为二，一支称为外江，顺流而下；一支称为内江，流入开凿玉垒山而成的形似宝瓶口的通道，既可以分洪减灾，又可以灌溉干旱的川西平原。在鱼嘴的尾部、靠着宝瓶口的地方，建有平水槽和溢洪道，当内江水位过高的时候，



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，使得进入宝瓶口的水量得以控制；漫堰的水流产生了游涡，由于离心作用，泥沙甚至是巨石都会被抛过飞沙堰，有效地减少了泥沙在宝瓶口周围的沉积。看着这些设施的功效，不得不对前人的智慧发出由衷的赞叹！而这些工程，全都是凭借地势和水流的自然规律而建造的，虽没有现代水利工程的巍然大坝，却历经自然灾害和战火的考验，几千年后还在发挥着作用。后人将此治水经验总结为“乘势利导，因时制宜”“具湾截角，逢正抽心”，至今仍被应用。距离都江堰一箭之遥，就是道教发源地青城山。据说余秋雨曾写下“拜水都江堰，问道青城山”的题句，其实，李冰就是得道者，这个道就是“道法自然”，就是顺应客观规律。由此想来，问道也不必一定要去青城山……

天色向晚，周围渐渐静了下来。我返身走上安澜索桥，再次从高处眺望都江堰。我脚下流淌的已经不是两千多年前的江水了，但谁又能说流水无意、岁月无痕？不废江河万古流，都江堰这座江河上的丰碑，将与世长存。江风从远处吹来，带着湿润的水汽，仿佛是这条古老江河散发出的青春气息。随风传送过来的还有江水流动的声音，像管弦弹奏，又像锣鼓敲击，似在倾诉，又似在歌咏，一声接着一声，绵延不绝，以至我已经走得很远，那流水的声音仍清晰可闻。

大地知秋

□米丽宏

四季来临，都以“立”字示意，其实新季节哪那么容易就建立起来呢？像备赛的运动员一样候分数刻？不可能的。新旧季节，往往交互错综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一墩枯草棵子上，攒出一蓬新芽；一树翠玉般的梧桐上，落下几枚黄叶。那就是季节变换的镜像。

就说秋天吧，立秋，说是“秋”了，却处于每年的大热时节——三伏的末伏；而从立秋至秋分，中医还称这段时间为“长夏”呢。我们喜欢将立秋后的酷热喻之以虎——“秋老虎”。秋老虎凶猛，不亚于盛夏，尤其白露之前那一段。

但是，热的表象下，潜藏着不易察觉的秋的“暗流”。当人们还在空调房里躲避暑热的时候，植物，已觉察到了秋天稚嫩的脚步。

立秋一到，大地上的西瓜和甜瓜就渐渐停止了生长，要么藤秃叶萎，要么花瘦瓜小，即使藤蔓牵着一两个大瓜，也似年迈的老母，显得力不从心。此时，瓜的甜度降低，因为糖分含量达不到了。过不了几日，罢园的时候到了，瓜农扯藤拔蔓，收拾起最后的瓜蛋蛋。

丝瓜、葫芦、倭瓜，都露出萎凋的气象。

西红柿、黄瓜、豆角、茄子……夏令瓜蔬，都失了翠绿五彩的葳蕤气脉，萧条离去，自觉让位给秋菜。菜园里，露出了黝黑松软的空地。这是为秋天腾出的位置。

那些播种更早的秋菜，比如，头伏种萝卜，二伏种白菜。在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的酷烈里，就已经走向了田野。莫非它们嗅到了盛极而衰的夏、悄悄滋生的秋气吗？

蔬菜知秋，比人还灵性。

人道，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，吹面不寒的春风好似福音，唤醒了万千物华；但也有好多植物，等的是一架秋风。秋风起，秋意浓，你看那扁豆，你看那牵牛，你看那栾树！一整个夏天，它们曾被禁令禁锢得不能开口，一口气憋着，只好绿森森地膨胀；或把一腔蛮力，用来向前伸展。如今，秋风打开了它们的豪放胸怀：想开花就开花吧，想结荚就结荚吧，想继续攀登，那就照准云端继续攀爬吧。金风玉露，秋风地头，都是人间最美的相遇。

谁道秋萧瑟？秋天为多少花草带来高光时刻？也为大地带来繁华和殷实。

扁豆撩开绿斗篷，哗啦，散出万千蛱蝶。牵牛，站在篱笆高处，对着晨光，昂扬地吹起小喇叭。路边的栾树，巍然端庄，将细密黄花簌簌洒落，扬一层碎碎花瓣，在人肩上、发上、地面上。“叮咚”一声，“叮咚”又一声，落到了人心间，像秋光的甜蜜眷顾，令人不忍拂去。

万木争荣，你们尽可以在春天的阳关大道上春风得意；我呢，秋日小径上，也能开出一片锦绣天地。我们都不争，不是不屑，是无意，是不自知。正如，不自知的美丽最是美。人各有所长，也各有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秋花之美，美在秋天赋予的清丽。

你在秋光里努力开花，我奔跑进秋天全力结籽。立秋核桃白露梨，寒露柿子红了皮。立秋三天，寸草结籽。这都是秋天最动人的情景。开花的，不以为迟，因为有秋光的照拂；结籽的，全力以赴，这是对秋天的敬礼。你给我秋风秋意，我报你花朵和果实。知秋，莫若大地。